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史 繹

(八十二)

馬驢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繹

(八十二)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總編纂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十五

戰國第十五

衛鞅變秦法尸佼附

【史記】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

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

〔呂氏春秋〕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

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元年止

從死二年城櫟陽

○徐廣曰徙都之

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

○年表民大疫

十八年雨金櫟陽

○年表櫟陽雨

金四月至八月

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四年獻公卒

○年表十三年

子孝公立年已

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

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

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史記】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

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鄴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

【商子】更法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

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商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墾令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

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

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興。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口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口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饒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口口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史記】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韓非子〕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新書〕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自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緩鉏杖，耳慮有德巴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牀，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視。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

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商子】

戰農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

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螻蛄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

此其爲蛆螻蛄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將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賁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至。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國。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

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強去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修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蠱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蠱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蠱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

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一百歲，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牛。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橐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塞開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

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犯。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

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旣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

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藎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守兵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